

影印

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八六七冊

北京出版集團公司
北京出版社

本冊目次

物理小識	三	六	畫	採	雨	南	井	震	蟬	調	胡
總論	二	研	禪	芹	航	園	觀	澤	精	言	文
		齋	室	錄	雜	漫	瑣	長		長	穆
		筆	隨	錄	錄	錄	言	語	雋	語	雜
		記	筆	錄	錄	錄	言	語	雋	語	著

明 方以智撰……………七四一	明 李日華撰……………四八五	明 董其昌撰……………四一九	明 徐三重撰……………三五七	明 馮時可撰……………三二七	明 張志淳撰……………二五五	明 鄭 瑗撰……………二三三	明 王 鏊撰……………一八九	明 徐伯齡撰……………六九	明 曹 安撰……………二七	明 胡 廣撰……………一
----------------	----------------	----------------	----------------	----------------	----------------	----------------	----------------	---------------	---------------	--------------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胡文穆雜著

詳校官中書臣沈鳳輝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孫球

膠錄舉人臣謝錫位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十

胡文穆雜著

雜家類三 雜說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胡文穆雜著一卷明胡廣撰廣字光大吉水人建文庚辰進士第一惠帝以其名與漢胡廣同更名靖除翰林院修撰靖難兵至迎降永樂初復原名累官文淵閣大學士贈少師謚文穆事迹具明史本傳所著

欽定四庫全書

胡文穆雜著

有晃菴扈從諸集此書乃其隨手劄記已載入文穆集中此其別行之本也其中如謂資治通鑑論維州悉怛謀事司馬光非不知李是牛非特以意主和隣不欲生釁故矯為此言引其臨終與呂公著簡為證可謂深明時勢又謂瀾陵尉禁人夜行乃其本職李廣憾之為私意謂子產論黃熊為啓信妄喜怪之漸謂中屠嘉大節凜然班固稱其學術不及

陳平其說非是持論亦正他如謂易卦吉凶皆戒占者當反求諸已與左傳穆姜南蒯之事合謂問名納吉納幣之卜皆卜其日非卜吉凶程子所疑未可憑謂李白非無與杜甫詩容齋隨筆所考未確謂灌嬰實定豫章李白詩不誤而胡若思指為陳嬰反誤亦頗有考據廣文集未足名家而此書在明初說部之中猶為可取者至論季布不死一條謂班

固之言抑揚太過與其負王良而迎成祖截然相反豈書作于建文壬午以前耶然論漢黃生宋蘇軾武王非聖人之說又似曲為靖難解者或自知大節有虧而故為成仁取義之言以掩後世之耳目歟乾隆四十六年正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明 胡廣 撰

牛李維州事

洪容齋謂維州之事當時議者謂德裕賢於僧孺以今觀之則僧孺為得司馬溫公斷之以義利兩人曲直始分按吐蕃頑獷狡暴世為唐患屢盟屢叛非德之可懷信之可結維州之事竊有議焉自清水刦盟兵臨近鎮

上下震驚德宗欲出幸以避之自是用兵經費歲無虛日國計匱乏故德宗問李泌以復府兵之策泌對以屯田積穀致富強之術德宗喜泌曰未也臣能不用中國之兵使吐蕃自困德宗曰計將安出泌不對大意欲結回紇大食雲南與共圖吐蕃令吐蕃多備以牽制之知德宗素恨回紇故不對恐并沮屯田之議不行自吐蕃寇西川韋皋與東蠻兩林蠻連兵禦之屢戰屢勝吐蕃奔應西川南詔之不暇而寇河隴之跡漸稀此正與泌計相

合至憲宗時雖有嘗出寇亦鮮獲利穆宗長慶元年吐蕃寇青塞堡鹽州刺史李文悅擊却之秋九月吐蕃遣其禮部尚書論訥羅來求盟以大理寺卿劉元鼎為會盟使入吐蕃與盟二年六月會盟之使未還即復來寇靈武寇鹽州自此不見再盟文宗太和五年九月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請降盡率其衆奔成都李德裕遣行維州刺史虞藏儉將兵入據其城具狀且言欲遣生羌燒十三橋擣西戎腹心可洗允耻事下尚書省集議皆

欽定四庫全書

胡文修集著

二

請如德裕策獨牛僧孺曰吐蕃之境四面各萬里失一維州未能損其勢比來修好約羅戎兵中國禦戎守信為上彼若來責曰何事失信養馬蔚茹川上平涼阪萬騎縱回中怒氣直辭不三日至咸陽橋此時西南數千里外得百維州何所用之徒棄誠信有害無利此匹夫所不為況天子乎文宗以為然還其城執悉怛謀歸之吐蕃盡誅之於境由此觀之則僧孺之謀誠過矣且維州本唐故地廣德元年陷入吐蕃韋皋屢攻取之而不

得悉怛謀一旦舉以還唐其來降之日又在吐蕃敗盟之後何失信之有僧孺乃以私憾沮德裕之功故以往月吐蕃入長安之跡恐惕天子使祖宗故地不復德裕成功不遂悉怛謀枉死負冤於無窮朱子於綱目特書曰吐蕃將悉怛謀以維州來降蓋深惜之也牛李是非如此其著溫公之言直牛而曲李者其意蓋有所為宋神宗在位喜於論兵富鄭公嘗云願陛下二十年不可道着用兵二字溫公之意即鄭公之意也當西夏部將嵬

欽定四庫全書

胡文修集著

三

名山欲以橫山之衆取李諒祚以降詔邊臣招納其衆公上疏極論以為名山之衆未必能制諒祚幸而勝之減一諒祚何利之有神宗不聽遣种諤發兵迎之取綏州費用六十萬西方用兵蓋自此始矣後城永樂夏人來爭喪師數十萬神宗臨朝大慟於是公言始驗公平生惟以和戎為念及得疾猶嘆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其一以西戎之議未決折簡與呂公著曰邊計以和戎為便然則牛李之論公云云者欲假此以抑要功

生事之人矯當時之弊不然牛李之事曲直甚明公何為曲李而直牛乎維州之論當以朱子綱目與致堂之說為當

唐憲宗讀國史

憲宗勤於政理謂宰相裴垪曰朕聽政之暇徧讀列聖實錄見貞觀開元時事竦慕不能釋卷又曰太宗之創業如此玄宗之理國如此我讀國史始知萬倍不及先聖當先聖之代猶須相與百官同心輔助豈朕今日獨

欽定四庫全書

胡文傳錄著

四

能為理哉事有乖宜必望卿盡力扶救垪等舞蹈進賀曰陛下言及於此是宗社無疆之福按太宗創業之君始以武功定天下終以文德致太平輔弼左右共成治理貞觀之初相房玄齡杜如晦同管朝政引拔士類咸得其職王珪魏徵讜言善諫繩愆糾謬事有可稱溫彥博之敷奏詳明出納惟允戴胄之處煩治劇衆務畢舉劉洎馬周岑文本褚遂良高季輔張行成崔仁師皆以政事為時所稱其間或以小人參之若宇文士及便佞

侈肆至於封德彝之偽行匿情論議反覆蔽賢不舉為貞觀政治之累及其末也許敬宗奸諛陰險殘狠狡賊卒為宗社大禍玄宗初用姚崇宋璟為相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政此所以佐唐中興也若張說蘇頲之文學李元紘之清儉韓休張九齡之骨鯁又若盧懷慎源乾曜張嘉貞杜暹輩雖無長材然能以公清勤儉自檢猶惓惓職事故無得無損開元之初治政可觀及其後也侈心日縱放遠直臣任用奸邪若宇文融之辨詐興利啟陪剋之端李林甫之傾側市權蔽欺耳目妬賢嫉能奸險深刻陳希烈之媚佞阿諂左右巨奸楊國忠之貪淫固寵擅作威福遂成播遷之禍幾亡天下用君子小人其得失如此後世宜視此以為鑑戒憲宗讀二帝實錄必有以見乎此委用杜黃裳李吉甫裴垪李藩李絳武元衡崔羣韋貫之裴度等為相然諸人互有得失要不失為賢其最優者惟垪絳與裴乎故能致元和之治及其後也用一皇甫鎛為相聚

欽定四庫全書

胡文傳錄著

五

飲句剥姦安巧媚以進妖人貽為身禍何其所為先後之鑒乎豈君子小人果難辨乎要之非言之難而行之為難也史載憲宗嘗問堉為理之要何先對曰先正其心此聖賢大學之道堉舉以為對誠為美矣惜乎憲宗不能再問堉亦引而不發使憲宗知正心之道必不為小人所禍必能取二帝之長棄其所短力行其至循為三代之君如之何其不可也夫如是則慕先代之言不為虛文矣雖然堉於大學之道蓋未必知也觀憲宗問堉之時堉但當云陛下言及於此是宗社無疆之福何用舞蹈進賀乎長謠諛之風以來皇甫鏞之奸佞者未必不由此有以啟之也

周禮考疑

周禮一書疑之者非一林孝存以為武帝知周官為末世瀆亂不經之書作十論七難以排棄之何休以為六國陰謀之書蘇頌濱疑非周公之完書謂秦漢諸儒多損益之五峯胡氏斷然以為俗吏培克之為非周公致大

平之典也容齋洪氏直以為出於劉歆之手漢書儒林盡載諸經專門師授此獨無傳按漢書藝文志周官六篇即今之周禮也文帝嘗召至魏文侯時老樂工因得春官大司樂之章景帝子河間獻王好古學購得周官五篇武帝求遺書得之藏乎秘府禮家諸儒皆莫之見哀帝時劉歆校理秘書始著於錄畧以考工記補冬官之缺以是考之則非出於歆手漢諸儒博覽者惟稱鄭康成謂為周公致太平之迹故其學遂行於世止齋陳

氏謂此書多古文奇字名物度數可考不誣其為先秦古書似無可疑但疑周禮六典與周官不同惟朱子謂此經周公所作但當時行之恐未能盡竊惟三代之法至周大備夏商之禮有不足徵周家法制賴此獨存孔子從周取乎其文豈不以此秦漢以來率事苟簡先王立法以詔後世不復能行使秦漢之君而能行之則先王之良法美意豈不收效如此則秦非秦漢非漢直與成周之迹比隆矣向後一二欲舉而行之者不探其本

而揣其末豈能得先王之良法美意如劉歆王安石是已歟之導莽固不足道若安石之志不惟泥古而又好高觀其對神宗輒以堯舜禹湯之道為言鄙漢唐以下人物不論其言大矣惜其所行者欲舉成周之事而施之後世致事相抵牾使人并疑於聖人之經排軼訾毀不一而足夫無成周之時又無成周之人而欲行成周之法憂憂乎其為難矣故程子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官之法度近世臨川吳氏考究精詳以尚

欽定四庫全書

胡文粹集卷

八

書周官考之冬官司空掌邦土而雜於地官司徒掌邦教之中乃取掌邦土之官列於司空之後以備冬官之缺以考工記別為一卷附於經後則周禮遂為全書一洗千古之疑矣要之用而無弊者必當守程子之言也

季布止伐匈奴

單于嘗為書嫚呂后后怒召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吕后以噲言為然獨季布曰樊噲可斬也夫以高帝兵三十餘萬困於

平城噲時亦在其中今噲奈何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面諛且秦以事胡陳勝等起今瘡痍未瘳噲又面諛欲搖動天下是時殿上皆恐太后臨朝遂不復議擊匈奴事布老將也故知用兵之利害使其亦如諸將之阿諛順旨則必騷動天下因布一言而止其為利溥哉史稱布為賢將或以此與武帝時王恢建馬邑之議韓安國屢論其不可使武帝然安國之論則邊釁無由而起衛霍無功之可紀後亦必無輪臺之悔矣

欽定四庫全書

胡文粹集卷

九

季布不死

班固以季布不死為賢謂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非能勇也此言抑揚太過夫為人臣者死生視義何如耳義可死而不死謂欲用其未足則固之言有以啟後世貪生畏死之弊

魏豹呂后之言

人生一世間如白駒之過隙疑古語漢人但引為說魏豹反漢高遣酈生至豹謝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

張良有致四皓安太子之功乃學道辟穀欲輕舉高帝崩
呂后德良迺彊食之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之過隙何自
苦如此豈道豹之言與此語必前有之秦二世謂趙高曰
夫人生居世間也譬由騁六驥過決隙也與此正相類

申屠嘉

班固謂申屠嘉剛毅守節然無術學殆與蕭曹陳平異矣
斯言抑或未然論輔高祖定天下之功則嘉固不敢望蕭
曹陳平論術學則陰謀詭秘三人者有之至於聖賢大學

欽定四庫全書

胡文傳集卷

十一

俱未之見也嘉之欲斬鄧通請誅曷錯其毅然之節誠有如
固之言豈不勝陳平阿呂后以王諸呂乎

心大心小

孫思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先儒曰心大
則萬事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一言心之體一言心之用心
之體固欲廣大寬平故能具萬物之理無往而不達若狹小
則偏陋固滯而有物皆病心之用故欲小小者精詳之謂蓋
心小則密於察理於事無粗疎之失此心大心小之別也

燕書

宋學士漁有燕書不知何以取名豈韓非子所云先王
有郢書而後世多燕說又引其事曰郢人有遺燕相國
書者夜書火不明謂持燭者曰舉燭已而誤書舉燭二
字非書本意也燕相受書曰舉燭者尚明也舉賢而用
之遂以白王王大說國以治治則治矣非書意也取名
之義疑出於此或又以為燕閒所作之書其意殊無謂
也

欽定四庫全書

胡文傳集卷

十一

劉給事

唐代宗永泰元年僕固懷恩誘回紇吐蕃雜入寇下詔
親征魚朝恩欲奉代宗幸河中以避吐蕃恐羣臣議論
不一百官入朝朝恩從禁軍操白刃宣言曰吐蕃數犯
郊畿車駕欲幸河中何如公卿皆錯愕不知所對有劉
給事者獨出班抗聲曰敕使反耶今屯軍如雲不戮力
扞寇而遽欲脅天子棄宗廟而去非反而何朝恩驚沮
而退事遂寢劉給事當倉卒之頃而能抗辭以折權幸

使之驚沮真大丈夫哉視當時之公卿閉口錯愕者誠可羞也惜乎史失其名不知為誰千古之恨揚雄曰齊魯有大臣二人而史失其名箋杜詩者謂黃四娘者獨何人哉因此以託不朽世間幸不幸類如此劉給事言存而泯其幸與不幸與

白著

今人謂物為人徒取去曰白著此二字蓋亦有由唐元載為租庸使以江淮雖經兵荒其民比諸道猶有貲產乃按籍舉八年租調之違負及逋逃者計其大數而徵之擇豪吏為縣令而督之不問負之有無貲之高下察民有粟帛者發徒圍之籍其所有而中分之甚者什取八九謂之白著故此二字相襲至今猶云以見載之刻薄而民怨之深也

四凶

宋神宗謂吳奎曰堯時四凶在朝奎曰四凶雖在不能感堯之聰明聖人以天下為度未有顯過固宜包容

但不可使居要地耳他日又謂王安石曰何世無小人雖堯舜之時不能無四凶安石曰惟能辨四凶而誅之此其所以為堯舜也若使四凶得肆其譏慝則皋夔稷契亦安肯苟食其祿以終身乎奎之言以指安石而安石之言似指異己者而發奎之言覺寬緩安石之言覺急迫於此處最好觀人德性

李杜酬答

洪容齋謂李太白杜子美在布衣時同遊梁宋為詩酒會心之友考之杜集稱太白及懷贈之篇凡四十五至於太白與子美畧不見一句或謂堯祠亭別杜補闕者是矣乃殊不然杜但為右拾遺不曾任補闕兼自諫省出為華州司功迺遷避難入蜀未嘗復至東州所謂飯顓山頭之嘲亦好事者所撰容齋考論如此然以今太白集觀之有沙丘城寄杜甫詩云我來竟何事高卧沙丘城城邊有古樹日夕連秋聲魯酒不可醉齊歌空復情思君若汶水浩蕩寄南征又有魯郡石門送杜二甫

欽定四庫全書

胡文傳集卷

十三

云醉別復幾日登臨徧池臺何時石門路重有金樽開
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徠飛蓬各自遠且盡手中杯觀
二詩可見李於杜之情豈謂不見一句耶

陳平用陸賈之謀

陳平輔高祖定天下六出奇計無一不效及諸呂擅權
欲危劉氏平燕居深念計無所出及見陸賈問策賈令
與太尉深相結為畫呂氏數事平用其計乃以五百金
為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太尉亦報如之兩人同心協

欽定四庫全書

制文得錄者

十四

謀卒成滅呂安劉之功者賈之謀也平豈智於前而昧
於後乎當事幾未決或思慮過當而反感乎平當危疑
之際不自用取人之長以成事功此所以為賢也平嘗
順后之旨以王諸呂豈亦賈策使平陽以計紿之得以
成吾謀乎不然平之深念專在滅呂其肯以高祖之業
輕以許人乎使平真阿呂賈必知之又安肯為平畫計
乎

賈陸言仁義

賈誼過秦論謂秦仁義不施陸賈對高帝嘗以為言賈
時時稱說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
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
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吳王夫差智伯極
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鄉使秦以并天下行
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賈陸之言若合一轍豈
亦有所本哉初三老董公遮道說高祖以仁不以勇以義
不以力之說高祖用之卒滅項氏用仁義之效如此治
天下其可忽此而不務乎

欽定四庫全書

制文得錄者

十五

李廣好殺

李廣不得封侯自恨有殺降之過竊以為不但此也以
霸陵醉尉一呵終不能忘及後再用為右北平太守請
尉與俱至軍而斬之尉夜呵人乃其職也漢文所以美
亞夫者以其能盡職耳廣以一呵之憾而殺尉獨何為
乎廣既殺降又用私意殺醉尉欲望封侯難矣班固謂
三代之將道家所忌至廣孫陵遂亡其宗豈不以多殺

故與

張湯杜周有後

語曰仁者必有後張湯杜周俱為酷吏然皆有良子爵位尊顯繼世立朝漢之元勳儒林之後乃有不如其故何哉班孟堅謂湯推賢揚善固宜有後考周之跡絕無一行之可舉其有後又何也史載湯決大獄欲傳古義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平亭疑法奏讞疑必奏先為上分別其原上所是受而著讞法廷尉挈

欽定四庫全書

胡文得雜著

十六

令楊主之明湯用儒者議疑法豈於是而有陰惠及人者乎其有後者蓋由於此周無一善之可述但上以其盡力無私若然亦宜有後矣世疑湯周不當有後而皆有後故采摭其美而論之所可見者如此而已不然湯之子安世周之子延年見其父行之繆修德礪行為漢名臣足以益其父之惡安世之子延壽延年之子欽又能世濟其美後之繼隆或不係於湯周而本於此與

張騫

張騫貪一身之利為漢使月氏經大夏復事西南夷通烏孫鑿空西域啟武帝窮兵之欲者實騫之過也班固於其贊略無一語及之但云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自張騫使大夏之窮河源惡睹所謂崑崙者乎斯言於騫何有哉宜責其遠使詳於印竹杖蜀布而遺於其大者乎抑豈不責騫而為漢諱乎不然騫不足責耳

漢重乘車

欽定四庫全書

胡文得雜著

十七

漢重乘車以乘騎為非韋玄成以列侯侍祀孝惠廟當晨入廟天雨淖不駕駟馬車而騎至廟下有司劾奏等輩數人削爵為關內侯鮑宣遷豫州牧郭欽奏宣行部乘傳去法駕駕一馬舍宿鄉亭為衆所非宣坐免大抵車服本以別貴賤明上下先王之制不可以廢故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珮玉所以昭德行示威儀也漢去古未遠猶以乘車為禮不尚乘騎三國以後人多趨簡便雖不乘車而人亦不以為非矣

公孫弘節儉

汲黯謂公孫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然為布被此詐也以本傳觀之弘常稱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節儉又其身食一肉脫粟飯其躬行節儉蓋亦素性然也年八十終於相位漢之公卿多由奢縱取敗有如弘之節儉必能保其富貴弘之行亦可以厲俗故元始中脩功臣後下詔曰漢興以來股肱在位身行儉約輕財重義未有若公孫弘者在宰相封侯而為布被脫粟之飯奉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粹卷

十八

祿以給故人賓客無有所餘可謂減於制度而率下篤俗者也與內富厚而外為詭服以釣虛譽者殊科夫表德章義所以率世厲俗聖王之制也其賜弘後子孫之次見為適者爵關內侯此又可見漢之重節儉而薄奢靡故持表章弘敦厲風俗厥後若唐遵失身以仕王莽封侯貴重位歷公卿衣敝履空以瓦器飲食被虛偽名其亦與弘異矣何足道哉

程義李敬業

王莽居攝丞相程方進之子青州牧謀舉兵誅莽當時郡

國皆震比至山陽衆十餘萬莽遣孫建等七將軍將關東甲卒擊之義敗磔尸東市汙池其宅發其父祖冢在汝南者燒其棺柩夷滅三族誅及種嗣唐武后既廢中宗又立睿宗實亦囚之諸武禮命誅戮唐子孫天下憤之李英公之孫敬業謀起兵旬日之間衆十餘萬傳檄州縣疏武氏過惡復廬陵王天子位武后遣左玉鈐衛大將軍孝逸將兵三十萬擊之敬業敗逃於海陵其將王那相斬之傳首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粹卷

十九

東都夷滅其家并削其祖父官爵毀家藏除屬籍此二事甚相類史謂義不量力懷中憤發以隕其家謂敬業不通學術昧夫臨大節不可奪之義竊觀二人之心忠則忠矣惜乎志大謀疎舉事無成身亡家滅戮及其先亦可悼也

東坡祖黃生說

東坡武王非聖人之說蓋本於漢儒黃生黃生曰湯武非受命過弑也轅固曰不然夫桀紂荒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因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弗為使而

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而何黃生曰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加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聖然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不正言臣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南面非弑而何故東坡曰武王非聖人也孔子蓋罪湯武歷稱堯舜禹有不足於湯武也又云孟軻始亂之曰吾聞誅獨夫紂未聞弑君也自是學者以湯武為聖人之正皆孔氏之罪人也所言竊為未當論語於篇終歷序堯舜禹以及湯武孔子何嘗不稱湯武觀革之象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孔子何嘗不足於湯武所謂順天應人者豈虛語乎謂武王代紂誅其君夷其社稷諸侯必有不悅者故封武庚以慰之有不得已焉耳此蓋戰國相傾之術曾謂武王而為之乎當牧野之誓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天下固已叛紂歸武王矣雖賢如三仁知殷之必有淪喪紂之必亡亦末如之何也已矣苟使天命未改人心不去雖封百武庚又何足以慰悅殷之故

家遺民哉封武庚者蓋武王公天下之心非謂私也湯武之跡孔孟言之盡矣不待辨而明第東坡之論如此恐後來學者惑於其言故畧舉其概以破其說黃生不師孔孟而意立異端東坡何為而師其說與或曰東坡假此以彰荀彧之美其曹操之惡以武王為非聖人則曹操其鬼域矣雖然操何足論以或身為漢臣為操畫謀以贊其業及篡奪之形已著方詭異論以釋其自殺也宜矣何足取哉

龔遂實對

人臣有功而不伐能容人之短而不隱人之長最是美事龔遂為渤海太守有治效宣帝徵之議曹王生願從功曹以為王生素嗜酒亡節度不可使遂不忍遂從至京師王生日飲酒不視太守會遂引入宮王生醉從後呼曰明府且止願有所白遂還問其故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對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既至前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

王生言天子說其有讓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因前曰臣非知此迺臣議曹教戒臣也宋曹彬平江南及入見刺稱奉敕江南幹事回初彬之行也太祖謂曰俟克李煜當以卿為使相副帥潘美預以為賀彬曰不然此行仗天威遵廟謨乃能成事吾何功哉其謙恭不伐如此蓋亦聞王生之言與唐馬周初入長安舍中郎將常何家貞觀五年詔百官言得失周為條二十餘事皆當世所切初太宗怪問何何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馬欽定四庫全書
胡文穆公集
三十一

三王生

漢有三王生其一善為黃老言處士嘗召居廷中公卿盡會立王生顧謂張釋之曰吾戰解為我結戰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或讓王生獨奈何廷辱張廷尉如此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亡益於張廷尉廷尉方天下名臣吾故聊使結戰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釋

之其一宣帝時為太子庶子時蓋寬饒為司隸不得遷自以行清能高有益於國而為凡庸使越失意不快王生予寬饒書曰明主知君潔白公正不畏彊禦故命君以司察之位擅君以奉使之權尊官厚祿已施於君宜夙夜惟思當世之務必其奉法宣化憂勞天下雖日有並月有功猶未足以稱職而報恩也自古之治三王之術各有制度今君不過務循職而已迺欲以太古久遠之事匡拂天子數進不用難聽之語以摩切左右非所以揚令名全壽命者也方今用事之人皆明習法令言足以飾君之辭文足以成君之過君不惟蘧氏之高蹤而慕子胥之末行用不訾之軀臨不測之險竊為君痛之夫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詘大雅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狂夫之言聖人擇焉惟裁省覽寬饒不納其言其一為渤海議曹教龔遂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對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既至前上果問遂對如王生言天子說其有讓觀三王生皆賢

者其屈張廷尉者有以為廷尉用也蓋圯上老人之倫與釋之為公車令時景帝為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釋之追止太子梁王母入殿門及景帝即位釋之恐誅稱疾欲免去欲見則未知如何用王生卒見謝景帝不過也此王生所以報釋之者也其告龔遂者使遂不聞其言則必自陳渤海之功焉得有長者褒釋之與遂俱能用二王生之言故能保其身成名獨一王生之言不見納於寬饒能采王生之言則必終其身而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釋義

十四

無患噫賢者之言亦何負於人哉

咏咏不同

東方朔傳凡益高者鶴僂咏也咏即味字竹救反東坡韓幹馬詩云前者既濟出林鶴後者欲涉鶴僂咏以咏為咏協鶴字詔咏咏字者音不同豈公之意不本朔傳而自為說耶不然亦用之誤耳

漢書記事不同

漢書一事兩出不同者季布傳單于常為書嫚曰太后

太后怒召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呂太后以噲言為然布曰樊噲可斬也夫以高帝兵三十餘萬困於平城噲時亦在其中今噲奈何以十萬眾橫行匈奴中面諷且秦以事胡陳勝等起今瘡痍未瘳噲又面諛欲搖動天下是時殿上皆恐太后罷朝遂不復議擊匈奴事匈奴傳高后時冒頓浸驕過為書使使遺高后曰孤債之君主於沮澤之中長於平野牛馬之域數至邊境願遊中國陛下獨立孤債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娛願以所有易其所無高后大怒召丞相平及樊噲季布等議斬其使者發兵而擊之樊噲曰臣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問季布布曰樊噲可斬也前陳豨反於代漢兵三十二萬噲為上將軍時匈奴圍高帝於平城噲不能解圍天下歌之曰平城之下亦誠苦七日不食不能發弩今歌噲之聲未絕傷痍者甫起而噲欲搖動天下妄言以十萬眾橫行是面諛也且夷狄如禽獸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也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釋義

十五